



登 記

著理樹趙

行印社版出人工

821
4941



新大衆文藝叢書

登記

趙樹理著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CAF-16/15

版本說明 本文最初發表於一九
五〇年新華書店發行的
「說說唱唱」(月刊)第六期，由作
者交本社第一次刊印單行本；文字與
最初發表者略有更動。

記 登

作 者 趙 樹 理
印 行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不 許 翻 印

〔 86 〕 5000

基本定價：2.20

上

一 羅漢錢

諸位朋友們：今天讓我來說個新故事。這個故事題目叫『登記』，要從一個羅漢錢說起。

這個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，『羅漢錢』這東西就不用解釋；可惜我要說的故事是個新故事，聽書的朋友們又有一大半是年輕人，因此在沒有說故事以前，就得先把『羅漢錢』這東西交代一下：

據說羅漢錢是清朝康熙年間鑄的一種特別錢，個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錢一樣大小，只是『康熙』的『熙』字左邊少一直畫；銅的顏色特別黃，看起來有點像黃金。相傳鑄那一種錢的時候，把一個金羅漢像化在銅裏邊，因此一個錢裏有三成金。這種傳說

可靠不可靠不是我們要管的事，不過這種錢確實有點可愛——農村裏的青年小夥子們，愛漂亮的，常好在口裏啣一個羅漢錢，和城市人們愛包鑲金牙的習慣一樣，直到現在還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這種習慣；有的用五個錢叫銀匠給打一隻戒指，帶到手上活像金的。不過要在好多錢裏挑一個羅漢錢可很不容易：與制錢的時候，聰明的孩子們，常好在大人拿回來的錢裏邊挑，一年半載也不見得能碰見一個。制錢雖說不興了，羅漢錢可是誰也不出手的，可惜是沒有幾個。說過了錢，就該說故事：

有個農村叫張家莊。張家莊有個張木匠。張木匠有個好老婆，外號叫個『小飛蛾』。『小飛蛾』生了個女兒叫『艾艾』，算到一九五〇年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，虛歲二十，週歲十九。莊上有個青年叫『小晚』，正和艾艾搞戀愛。故事就出在他們兩個人身上。

照我這麼說，性急的朋友們或者要說我不在行：『怎麼一個「羅漢錢」還要交代半天，說到故事中間的人物，反而一句也不交代？照這樣說下去，不是五分鐘就說完了嗎？』其實不然：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時候，早早交代出來是累贅；到了該交代的時

候，想不交代也不行。閑話少說，我還是接着說吧：

張木匠一家就這麼三口人——他兩口子 and 這個女兒「艾艾」——獨住一個小院；他兩口住北房，艾艾住西房。今年（一九五〇年）陰曆正月十五夜裏，莊上又要玩龍燈，張木匠是老把式，甩尾巴的，吃過晚飯丟下碗就出去玩去了。艾艾洗罷了鍋碗，就跟她媽相跟着，鎖上院門也出去看燈去了。後來三個人走了個三岔：張木匠玩龍燈，小飛蛾滿街看熱鬧，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，因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。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，小飛蛾在各街道上飛了一遍也回去了，只有張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，因此他回去得最晚。

艾艾回到北房裏等了一陣等不回她媽來，就倒在她媽的床上睡着了。小飛蛾回來見閨女睡在自己的床上，就輕輕推了一把說：「艾艾！醒醒！」艾艾沒有醒來，只翻了一個身，有一個明晃晃的小東西從她衣裳口袋裏溜出來，叮鈴一聲掉到地下，小飛蛾端過燈來一看：「這閨女！幾時把我的羅漢錢偷到手？」她的羅漢錢原來藏在板箱子裏邊的首飾匣子裏。這時候，她也不再叫艾艾，先去放她的羅漢錢。她拿出鑰匙

來，先開了箱子上的鎖，又開了首飾匣子上的鎖，到她原來放錢的地方放錢：『噢！怎麼我的錢還在？』摸出來拿到燈下一看：一樣，都是羅漢錢，她自己那一個因為隔着兩層木頭沒有見過潮濕氣，還是那麼黃，只是不如艾艾那個亮一點。他看了艾艾一眼，艾艾仍然睡得那麼憨（酣）。她自言自語說：『憨閨女！你怎麼也會幹這個了？說不定也是戒指換的吧？』她看看艾艾的兩隻手，光光的；捏了捏口袋，似乎有個戒指，掏出來一看是頂針圈兒。她嘆了一口氣說：『唉！算個甚？娘兒們一對戒指，換了兩個羅漢錢！明天叫五嬸再去一趟趕快給她把婆家說定了就算了！不要等鬧出什麼故事來！』她把頂針圈兒還給艾艾裝回口袋裏去，拿着兩個羅漢錢想起她自己那一個錢的來歷。

這裏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。爲了要說明小飛蛾那個羅漢錢的來歷，先得從小飛蛾爲什麼叫『小飛蛾』說起：

二十多年前，張木匠在一個陰曆臘月三十日娶親。娶的這一天，莊上人都去看熱鬧。當新媳婦取去了蓋頭紅的時候，一個青年小夥子對着另一個小夥子的耳朵悄悄

說：「看！小飛蛾！」那個小夥子笑了一笑說：『活像！』不多一會，屋裏，院裏，你的嘴對我的耳朵，我的嘴又對他的耳朵，各哩各得都嚷嚷這三個字——『小飛蛾』『小飛蛾』『小飛蛾』……

原來這地方一個梆子戲班裏有個有名的武旦，身材不很高，那時候也不過二十來歲，一出場，抬手動腳都有戲，眉毛眼睛都會說話。唱『金山寺』她裝白娘娘，跑起來白羅裙滿台飛，一個人撐滿台，好像一隻蠶蛾兒，人都叫他『小飛蛾』。張木匠娶的這個新媳婦就像她——叫張木匠自己說，也說是『越看越像』。

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按這地方的習慣，用兩個婦女攙着新媳婦，一個小孩在頭裏背條紅毯兒，到隣近各家去拜個年——不過只是走到就算，並不真正磕頭。早飯以後，背紅毯的孩子剛一出門，有個青年就遠遠地喊叫：『都快看！小飛蛾出來了！』他這麼一喊，馬上聚了一堆人，好像正月十五看龍燈那麼熱鬧，新媳婦的一舉一動大家都很關心：『看看！進了她隔壁五疋院子裏了！』『又出來了又出來了！到老秋孩院子裏去了！』……

張木匠娶了這麼個媳婦，當然覺得是得了個寶貝，一九裏（娶親九天以內），除了給舅舅去拜了一趟年，再也不願意出門，連明帶夜陪着小飛蛾玩；穿起小飛蛾的花衣裳扮女人，想逗小飛蛾笑；偷了小飛蛾的斗方戒指，故意要叫小飛蛾滿屋子裏攪他……，可是小飛蛾偏沒心情，只冷冷地跟他說：『不要打哈哈！』

幾個月過後，不知道誰從小飛蛾的娘家東王莊帶了一件消息來，說小飛蛾在娘家有個相好的叫保安。這消息傳到張家莊，有些青年小夥子就和張木匠開玩笑：『小木匠，回去先咳嗽一聲，不要叫跟保安碰了頭！』『小飛蛾是你的？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！』張木匠聽了這些話，才明白了小飛蛾對自己冷淡的原因，好幾次想跟小飛蛾生氣，可是一進了家門，就又退一步想：『過去的事不提它吧，只要以後不胡來就算了！』後來這消息傳到他媽耳朵裏，他媽把他叫到背地裏，罵了他一頓『沒骨頭』，罵罷了又勸他說：『人是苦蟲！痛痛打一頓就改過來了！捨不得了不得……』他受過了這頓教訓以後，就好好留心找小飛蛾的岔子。

有一次他到丈人家裏去，碰見保安手上帶了個斗方戒指，和小飛蛾的戒指一個

樣：回來一看小飛蛾的手，小飛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隻。「他媽的！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！」他把這消息報告了他媽，他媽說：「快打吧！如今打還打得過來！要打就打她個够受！輕來輕去不抵事！」他正一肚子骯髒氣，他媽又給他打了打算盤，自然就非打不行了。他拉了一根鐵火柱正要走，他媽一把拉住他說：「快丟手！不能使這個！細傢伙打得疼，又不傷骨頭，頂好是用小鋸子上的櫟！」

他從他的一細木匠傢具裏邊抽出一條小鋸櫟子來，尺半長，一指厚，木頭很結實，打起來管保很得勁。他媽爲什麼知道這傢具好打人呢？原來他媽當年輕時候也有過小飛蛾跟保安那些事，後來是被老木匠用這傢具打過來的。閑話少說：張木匠拿上這件得勁的傢伙，黑喪着臉從他媽的房子裏走出來，回到自己的房裏去。

小飛蛾見他一進門，照例應酬了他一下說：「你拿的那個是什麼？」張木匠沒有理她的話，用鋸櫟子指着她的手說：「戒指怎麼只剩了一隻？說！」這一問，問得小飛蛾頭髮根一支杈。小飛蛾抬頭看看他的臉，看見他的眼睛要吃人，嚇得她馬上沒有答上話來，張木匠的鋸櫟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。她是個嬌閨女，從來沒有挨過誰一

下打，才挨了一下，痛得她叫了一聲低下頭去摸腿，又被張木匠抓住她的頭髮，把她按在床邊上，拉下褲子來『披、披、披』一連打了好幾十下。她起先還怕招得人來看笑話，憋住氣不想哭，後來實在支不住了，只顧喘氣，想哭也哭不上來，等到張木匠打得沒了勁扔下傢伙走出去，她覺得渾身的筋往一處抽，喘了半天才哭了一聲就又壓住了氣，頭上的汗，把頭髮濕得跟在熱湯裏撈出來的一樣，就這樣喘一陣哭一聲喘一陣哭一聲，差不多有一頓飯工夫哭聲才連起來。一家住一院，外邊人聽不見，張木匠打罷了早已走了，婆婆連看也不來看，遠遠地在北房裏喊：『還哭什麼？看多麼排場？多麼有體面？』小飛蛾哭了一陣以後，屁股蛋疼得好像誰用錐子剗，摸了一摸滿手血，咬着牙兜起褲子，站也站不住。

她的戒指是怎樣送給保安的，以後張木匠也沒有問，她自己自然也沒有說。原來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過節，保安想要她個貼身的東西，她給保安卸了一個戒指；她也要叫保安給她個貼身的東西，保安把口裏啣的羅漢錢送了她。

自從她挨了這一頓打之後，這個羅漢錢更成了她的寶貝。人怕傷了心：從挨打那

天起，他看見張木匠好像看見了狼，沒有說話先哆嗦。張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個笑臉——每次回來，從門外看見她還是活人，一進門就變成死人了。有一次，一個雞要下蛋，沒有回窩裏去，小飛蛾正在院裏攆，張木匠從外邊回來，看見她那神氣，真有點像在戲台上繫着白羅裙唱白娘娘的那個小飛蛾，可是小飛蛾一看見他，就連雞也不攆了，趕緊規規矩矩走回房子裏去。張木匠生了氣，攆到房子裏跟她說：「人說你是『小飛蛾』，怎麼一見了我就把你那翅膀搭拉下來了？我是狼？」『呱』一個耳刮子。小飛蛾因爲不願多挨耳刮子，也想在張木匠面前裝個笑臉，可惜是不論怎麼裝也裝得不像，還不如不裝。張木匠看不上活潑的小飛蛾，覺着家裏沒了趣，以後到外邊做活，一年半載不回家，路過家門口也不願進去，聽說在外面找了好幾個相好的。張木匠走了，家裏只留下婆媳兩個。婆婆跟丈夫是一勢，一天跟小飛蛾說不夠兩句話，路上碰着了扭着臉走。小飛蛾離娘家雖然不遠，可是有嫌疑，去不得；娘家爹媽聽說閨女丟了醜，也沒有臉來看望。這樣一來，全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跟小飛蛾是一勢了，小飛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，一面偷偷地玩她那個羅漢錢。她每天晚上打發婆婆睡了

覺，回到自己房子裏關上門，把羅漢錢拿出來看了又看，有時候對着羅漢錢悄悄說：『羅漢錢！要命也是你，保命也是你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捨你！咱倆死活在一起！』她有時候變得跟小孩子一樣，把羅漢錢暖到手心裏，貼到臉上，按到胸上，唧到口裏……除了張木匠回家來那有數的幾天以外，每天晚上她都是離了羅漢錢睡不着覺，直到生了艾艾，才把它存到首飾匣子裏。

他剩下的那隻戒指是自從挨打之後就放進首飾匣子裏去的。當艾艾長到十五那一年，她拿出匣子來給艾艾找帽花，艾艾看見了戒指就要要。他生怕艾艾再看見羅漢錢，趕快把戒指給了艾艾就把匣子鎖起來了。那時候張木匠和小飛蛾的關係比以前好了一點，因為閨女也大了，他媽也死了，小飛蛾和保安也早就沒有聯繫了。又因為兩口子只生了艾艾這麼個孤閨女，兩個人也常借着女兒開開玩笑。艾艾帶上了小飛蛾那隻斗方戒指，張木匠指着說：『這原來是一對來！』艾艾問：『那一隻哩？』張木匠說：『問你媽！』艾艾正要問小飛蛾，小飛蛾翻了張木匠一眼。艾艾只當是她媽丟了，也就不問了。這隻戒指就是這麼着到了艾艾手的。

以前的事已經交代清楚，再回頭來接着說今年（或說一九五〇年）正月十五夜裏的事吧：

小飛蛾手裏拿着兩個羅漢錢，想起自己那個錢的來歷來，其中酸苦辣甜什麼味兒也有過：說這算件好事吧！跟着它吃了多少苦；說這算件壞事吧！想一遍也滿有味。自己這個，不論好壞都算過去了；閨女這個又算件什麼事呢？把它沒收了吧，說不定閨女爲它費了多少心；悄悄還給她吧，難道看着她走自己的傷心路嗎？她正想來想去，得不着主意，聽見門外有人走得響，張木匠玩罷了龍燈回來了，因此她也再顧不上考慮，把兩個錢隨便往箱裏一丟，就把箱子鎖住。

這時候鷄都快叫了，張木匠見艾艾還沒有回房去睡，就發了脾氣：「艾艾！起來！」因爲他喊的聲音太大，嚇得艾艾哆嗦了一下，一骨碌爬起來，瞪着眼問：「什麼事，什麼事？」小飛蛾說：「不能慢慢叫？看你把閨女嚇得那個樣子！」又向艾艾說：「艾！醒了沒有？什麼事也沒有，你爹叫你回去睡哩！」張木匠說：「看你把她慣成什麼樣子！」艾艾這才醒過來，什麼也沒有說，笑了一笑就走了。

張木匠聽得艾艾回西房去關上門，自己也把門關上，回頭一邊脫衣服一邊悄悄跟小飛蛾說：『這二年給咱艾艾提親的那麼多，你總是挑來挑去都覺着不合適。東院五嬸說的那一家有成呀沒成？快把她出脫了吧！外面的閑話可大哩！人家都說：一個馬家院的燕燕，一個咱家的艾艾，是村裏兩個招風的東西；如今燕燕有了主了，就光剩下咱艾艾了！』小飛蛾說：『不是聽說村公所不准燕燕跟小進結婚嗎？我聽說他們兩個要到區上登記，村公所不給開證明，後來怎麼又說成了？』張木匠說：『人家說她招風，就指的是她跟小進的事，當然人家不給他們證明！後來說的另是一家西王莊的，是五嬸給保的媒，後天就要去辦登記！』小飛蛾說：『我看村公所那些人也是些假正經、瞎挑眼！既然嫌咱艾艾的聲名不好，這二年說媒的爲什麼那麼多哩？民事主任爲什麼還託着五嬸給他的外甥提哩？』張木匠說：『我這幾天只顧玩燈，也忘記了問你：這一家這幾年過得究竟怎麼樣？』小飛蛾說：『我也摸不着！雖說都在一個東王莊，可是人家住在南頭，我媽家住在北頭，沒有事也不常走動。五嬸說她明天還要

去，要不我明天也到我媽家走一趟，順便到他家裏看看去吧？』張木匠說：『也可

以！』停了一下子他又向小飛蛾說：『我再問你個沒大小的話：咱艾艾跟小晚究竟是有其事呀沒的事？』小飛蛾當然不願意把羅漢錢的事告訴給他，只推他說：『不用管這些吧！閨女大了，找個婆家打發出去就不生事了！』

二 眼力

艾艾也和她媽年輕時候一樣，自從有了羅漢錢，每天晚上把錢捏在手裏、腳在口裏睡覺。這天晚上回去把衣服上的口袋摸遍了，也找不着羅漢錢，拿着燈滿地找也找不着，只好空空地睡了。第二天早晨她比誰也起得早，爲了找羅漢錢，起來先掃地，掃得特別細緻——結果自然還是找不着。停了一會，她聽見她媽開了門，她就又跑去給她媽掃地。她媽見她鑽到床底下去掃，明知道她是找錢，也明知道是白費工夫找不着，可是也不好向她說破，只笑着說了一句：『看我的艾艾多麼孝順？』

吃過早飯，五嬸來叫小飛蛾往娘家去，張木匠照着二十多年來的老習慣自然要跟着去。